

# 绿意蓬勃的苍溪

李汀

后来，楷哥开始和护林员们去邻近的村民家搞宣传，登山宣讲。一家家聊，家家劝：“鸟儿也是条命呀，森林才是鸟儿的家啊。”人都有个面子，护林员们登山次数多了，捕鸟的人也就不好意思了。

近十年来，三溪口套鸟捕鸟的现象减少了许多。邻近村民都自发起来护鸟爱鸟。一次，村民张国发在自家庄稼地里发现一只受伤的蓝绿鹇，他小心翼翼带回家，专门搭了一间草房子，找来兽医为蓝绿鹇治疗。经过几天治疗，鸟儿恢复了元气，回归大自然。如今，他那里成了爱鸟志愿者驿站。他在草房子里举办爱鸟护鸟摄影展，组织志愿者到临近学校为学生讲解鸟的知识。到现在，他治疗后放归自然的鸟儿有十几只了，它们还时不时飞回到他家四周鸣叫，像是在表示感谢。张国发开玩笑说：“我的鸟朋友多得很呢。”

村民老舒是护鸟专业户。他在屋后一大片树林里建了一条“鸟道”，每年冬天为向南迁徙的鸟儿提供歇脚处。他撒些谷、麦粒在“鸟道”上，在密林深处挖上几处蓄水池，让鸟儿在迁徙途中有吃食、有水喝。“鸟儿聪明呢，每年南飞时都会停在‘鸟道’上停留数天，鸟叫声那个热闹啊！”老舒饶有兴趣地说，“每年我都会享受好几天鸟儿音乐会，那心情太美了。”

是啊，现在的三溪口，成了鸟儿的天堂。红腹锦鸡、绿尾虹雉、红腹角雉、红嘴蓝鹇、双斑绿柳莺、纹胸啄木鸟、黄莺、斑鸠、画眉、喜鹊，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鸟儿，在林间自由飞翔。密林深处，有鸟叫声传来。楷哥一笑：“是只黄鹌呢。”

## 二

楷哥退休后，接替他工作的是老陈。十年前那次调研时，林场已更名为森林经营所，老陈正是当时的负责人。这次一见到我，他就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今年的猕猴桃花开得旺，收成会不错！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二十多岁的陈朝建来到三溪口。他在山上干了一干也是三十多年。退休多年，老陈还是健步如飞，爽快地带我们上山。沿着泥泞小路，一路花枝摇曳，好像在招手欢迎着。山峰连山峰，满眼绿色，望不到边。我们眼前的山林，见证了老陈的大半生。

老陈接触猕猴桃很偶然。有一天，他在密林里巡山，发现好多猴子在树上抢食一棵猕猴桃。他走近摘了一颗，一品尝，那味道比其他野生猕猴桃更甜。“我就想，能不能把这东西人工培育出来呢？”老陈笑眯眯地说。

说干就干，他把野生猕猴桃果子摘了一些，带回三溪口森林经营所里，让大伙儿都尝尝。他还挖了大山各处的野生猕猴桃苗栽在所里空地上，标注上分别来自哪个山头，观察比较。他走遍了三溪口大山的每个山头 and 溪谷，积累了周边水土、气候、植被等资料，做了厚厚两本笔记。

当时缺资金、缺技术，条件艰苦，大家对搞猕猴桃都没太多信心。但老陈不怕。缺资金，老陈自己掏腰包；缺技术，他跑到北京学习，回来再教给别人。一次，老陈在大山里挖

野生猕猴桃苗，一脚踩空，滚下一条坎，折断了右手。如今一到下雨天，他右手就抬不起来了，酸痛。但说起那时候的辛苦周折，老陈总是几句话带过，一脸轻松。他笑眯眯地说：“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的。”

老陈一心扑在猕猴桃品种实验上，白天蹲在田间反复试验，累了，坐在地里眯上一会儿，爬起来又干。终于，经过四年的苦心研究，苍溪红心猕猴桃人工种植获得成功。他和同事们选育的猕猴桃川猕系列品种和红阳品种，在中国国际林业产业博览会上获得了“名特优新产品奖”，在全国的猕猴桃优良品种中也排得上号。更值得骄傲的是，红心猕猴桃成了苍溪县支柱产业，成了抢手的“金果果”。每到秋天，老陈看到乡亲们的猕猴桃树枝挂满黄澄澄的果实，脸上便笑开了花。

在外打工失去右手的老冯回到家乡，在村里帮助下种了八十亩红心猕猴桃。一度不见笑容的他，如今见人就笑呵呵地说：“这猕猴桃真是‘金果果’哟！”

老陈带我们来到自己曾经的试验田。如今猕猴桃已经长成林，树干有手臂粗，树身爬满苔藓。4月初，猕猴桃正满枝满枝开花。一位工人正在疏花，看见老陈来了，上前寒暄起来：“老陈呀，退休了也闲不住，又来看你的宝贝了。”

“好久没来了，是有些想它们了。”老陈抚着一棵猕猴桃树干摇了摇，像握着老朋友的手。

我们走近，抚着猕猴桃树干仔细看，才发现猕猴桃藤条已经木质化，一层苔藓覆在上面，结着一层晶莹的细露珠。“苔藓好呢！这里海拔高，寒冷，既可以保湿，还可以保温。”老陈指着几棵猕猴桃树，给我们介绍：“那几棵树龄已经三十五年了，快打破纪录了。这几棵也是二十三年了……”

我蹲在猕猴桃树下，一阵淡淡的花香飘来。老陈神秘地对们说：“还有一个地方，是我们三溪口真正的宝贝了。”跟着老陈，我们转过猕猴桃园子，来到又一处试验田。老陈说：“这是我们现在搞的珍稀树种培育园，每棵树都是宝贝级的。”一株一人多高的小树，开着白色的小花。仔细看，有的小花又是淡淡的黄色。“这是红豆杉，整个三溪口野生没有超过十株。我们收集种子培育，现在在上百株了。”他指着另一棵开着粉中透着浅紫花朵的树说：“这是红豆树，整个三溪口就一棵。这棵是我们培育的。这树不是年年开花哦。你们运气好，今年开花了。”说完，老陈笑眯眯又补充道：“这两种树都结红果子。”

恍惚间，感觉老陈也像一棵树，真是“庭中有奇树，绿叶发华滋”。

## 三

现在的三溪口森林公园已成为国家森林公园。前不久，我又去三溪口调研。管理处

负责人小闫，是个80后，正在公园值班。他介绍起来滔滔不绝：“我们现在的三溪口主要打好两张牌——绿色生态牌和红色文化牌。绿色生态牌大家已经见过了；红色文化牌是指利用红军黄猫垭战斗遗址，开展红色文化体验。”

小闫带我们走进入口广场。广场边停了三辆中型客车，正走下来一群少年。在带队老师的指挥下，他们列队整齐，号声响起。哦，这原来是苍溪县高坡镇中心小学校组织的红色教育活动。

他们有的背着书包，有的高喊着口号，有的小腿上绑着绷带，有的头上“受伤”了……他们向一个“山头”挺进。原来，这群少年正再现当时红军的黄猫垭战斗情景。

广场四周围坐着附近村民，他们正襟危坐，静静看着。半小时的活动很快过去了，阳光下，少年们个个满头大汗，满脸兴奋。

这时，村民纷纷走进队伍中来，拉着少年们的手，说：“这个教育活动好！快收拾下，去我们农家乐吃饭。”

我同身边的村民聊起来：“这里农家乐多吗？”

“原来没几家，现在家家办农家乐。在外挣到钱的，也回来修民宿酒店，红火得很呢。”

“都办，还挣钱吗？”

“挣呀！来的人多哦，春天看花的，夏天避暑的，秋天采果的，冬天赏雪的，好多时候都接待不过来。现在，森林公园就是一个大宝藏，我们在家每年也能轻轻松松挣十来万哦。”

小闫激动地对们说：“这里有绿水青山，还有红色传承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，这一点我们特别有信心。”

我也点点头，眼前盛大蓬勃的绿，正升腾着希望 and 梦想……

图①为三溪口森林鸟瞰。

图②为陈朝建在猕猴桃园修剪树枝。

图片均由苍溪县林业局提供
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有一年春节刚过，我凌晨2点出门，从福建上杭县的大拔镇田村，翻山越岭三十里路，搭长途班车到龙岩，再换乘班车，天色半昧，终于辗转到了长汀县的河田公社。

彼时，妈妈正茫然无措坐在一堆箱笼之上，三岁的弟弟追扑毛色斑斑的大公鸡，童稚的笑声浮托起夕阳，也很斑斓。继父有呼吸道过敏症，被河田的风沙杀了个下马威，呛咳着，吸溜着鼻子。妈妈一家三口从省城来到长汀河田，我虽插队不足半年，自认经验老到，赶来帮忙安顿。

一架慢吞吞的牛车，把我和行李拉到十几里外的小村子。当晚，妈妈、我和小弟弟挤在一张吱呀作响的竹床上，挂着蚊帐。继父窝在门外一张短榻上，吸鼻噤牙，继续呛咳着。忽然，“哐”的一声长鸣，从蚊帐后的墙缝里，探出一个巨硕的牛头……原来，我们与老牛是邻居呢。

一夜无寐。我早起来想给家人熬点粥，找不到乡下常见的柴火灶。房东拎过一只小炉子，教我用牛粪生火。这也太难了吧？我所插队的村子林深水长，农民常说，临烧饭前到屋后倒两棵杉木都来得及。唉，我那拨火棍加吹火筒的经验根本无用武之地。烟熏火燎中，房东翻弄牛粪的神情肃然庄重。很快我就知道，在河田，为什么牛粪这样珍贵。

恰好有村民要去镇上卖鸡蛋、买草纸，牛车再次捎上我们，我那小弟弟，喜滋滋摇晃在朝晖里，大声唱着福州童谣。那天返程，没有村民带，我们很快迷路了。无论我和继父怎样轮番爬上高坡，都找不到任何坐标以确定方向。极目所眺，除了黄土还是黄土，既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道水，连像样的草丛都看不见。继父焦灼地跑上跑下，妈妈已经眼泪汪汪，弟弟可怜巴巴望着我。

绝望之中，远远走来一位年迈的背着箩筐握着叉的村民。我急切地迎上去问路。老农盯着我们，直到把我脚下的一坨饱满丰腴的牛粪挑到筐里，这才满意地点头：顺着牛的大脚印就能找到村庄。我们终于回“家”，牛粪功不可没。

三年以后，妈妈举家迁回省城。奇怪的是，从小在都市娇生惯养的妈妈，反而不能适应城市生活了。妈妈多次和我说长汀，说河田，说农机厂的半间瓦房宿舍；说她养的河田鸡如何会生蛋，农机厂的瘪谷稻壳满地皆是呀；说豆腐坊的豆浆多么黏稠养人，弟弟的腮帮因此又鼓又红，都不喝牛奶了；说同事说邻居说老房东……城里的生活虽好，弟弟需要上小学嘛，但是，在河田的日子多么简单多么轻松呀！妈妈感叹着。

夜半牛吼的惊吓，牛粪生火的泪目，迷路的焦虑绝望等等，妈妈完全不记得了。而即使过了五十年，我犹历历在目。

我和长汀的缘分，因为长汀的新面貌而延续。在朋友的说动下，2019年，我们一家三口去长汀过年。

长汀的郁郁葱葱长汀的花红柳绿，长汀的书卷气长汀的烟火味，让我瞠目让我疑惑让我迷恋，让我欲罢不能。2021年、2022年，全国人大代表团调研，我都报名来了长汀。一次又一次，我都去那个河滩田青青的河田，寻不见那片寸草不生的沟沟壑壑，那座破落凋敝的村庄和那位教我生炉子烧牛粪的老房东。

今年立夏，因当地领导的盛情邀请，我又到了汀江边古城下：畅饮甘醇糯米酒，撕咬盐焗河田鸡，吹着热气囫囵吞下芋饺，碗里已满满舀着牛肉羹泡猪腰，眼里还掂着翠绿的马齿苋和殷红的血粑。最放不下的依旧是长汀豆腐，还是五十年前的老味道。

清澈的汀江之水绕着古城千回百转，说不完的故事。

是长汀县历届党委、政府和一代代汀汀人，总结出适合当地经济的工程改造措施，引进生态修复新技术，痛下决心，滴水穿石，持之以恒，创造了绿回汀州的奇迹。其中的艰辛、奉献、喜悦和自豪，自不待言喻。长汀经验入选联合国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生态修复典型案例，为中国农民扬眉吐气。

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亲身经历，今天我在河田浓密的林荫下，喝的灵芝茶不会这么爽口，亲手采摘的蓝莓不会这么甜腻，拂面而来的风不会这么湿润，还带着淡淡的药香。因为，脚下铺陈着成片成片的茯苓和黄花远志。

再往林深处走走，忽的惊起一只白颈长尾雉，仅态万方地掠过铁皮石斛纠缠的板栗树林，不知所踪。

# 绿回汀州

舒婷



# 大地

# 湘水之畔新画卷

张雄文

不大的山包，间或有三两栋农舍隐在果林中。

彼时，株洲虽小有名气，但城区其实并不大，同事们说：“下馆子去株洲饭店，想玩就去奔龙公园。”这两处都在中心广场一带。周末，我常去新华书店看书，在附近的钟鼓岭市场吃碗米粉或面条，味道如何早已记忆模糊，但那里街巷的逼仄、嘈杂与脏乱令人印象很深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这里还是幽寂的湘潭县属小镇，人口不到七千，后来京广、浙赣与湘黔三条铁路相会于此，株洲不仅独立建市，一跃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迅速发展起来，还白手起家捧出了航空、冶金、机械、化工等诸多大中型企业——第一台航空发动机、第一台电力机车……这些，像一枚枚金牌嵌在这块土地上。

后来，我调入了城区文化路上一家单位。住的日子久了，才知株洲底蕴不浅：所辖的茶陵有着保存完好的南宋古城，茶陵诗派领军人物李东阳如雷贯耳；醴陵属千年古邑，渌江书院培养过四十多名进士……与文化路相距不远的芦淞路，是因抗战时期卢沟桥事变与淞沪会战爆发，株洲人为表抗敌卫国决心而命名的。这令我眼前总浮现出一张张热血沸腾的先辈的脸庞，对这座城的敬意也勃然上涌。

一晃又是许多年，一幅幅新画卷不知不觉铺展在了湘江两岸。河西早已实现了“再造一个株洲”的宏愿，昔日的果园、菜地化为以炎帝广场为中心高楼林立、街道纵横的新区，市政府办公楼也搬到了这里。跨江大桥

从一座修到了七座。江边早年的荒滩也蝶变为绵延数十里的风光带，草木幽深，石径曲折，游人如织。

我曾就职的远郊，因背倚长沙，一跃成为长株潭一体化的先锋。老城也不甘于后，荡漾着春意。中心广场悄然拓宽了许多，四周多半已改建的楼宇长高了不少，圆转盘也被更改为视线无碍的直行车道，并在地下建成人行通道。钟鼓岭焕然一新，市场搬往了别处，取而代之的是书城。我寻觅新书时，又有了新的去处。

如今，下班后我照例漫步石子湖，看着一杆杆伸向水面的钓竿，或者湖畔翩翩起舞的人群，不禁为这巨大的变迁而感慨，而动容，更为这片土地上奋斗的人们而自豪。

# 逐梦

## 一

三条溪沟环抱层叠山峦，苍松翠柏绵延万余亩，这就是四川苍溪县三溪口国家森林公园。

上山，一路上山。出了苍溪县城，车就钻进连绵的山峰，左摇右晃，转弯抹角，司机一再提醒：“系好安全带，坐稳了。”上山了，人已经头昏眼花。

来这里之前，有人告诉我：“你一定要见见那里的第一代林场工人——楷哥，他在山上待了三十年。”

十年前，县上派我去三溪口调研，记得当时林场工作人员都称呼一个人叫“楷哥”。这次来，听说楷哥已经退休了，还住在三溪口，同行的人便带我去见他。开口第一句，楷哥便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林场就我年龄大，他们就这喊开了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，李正楷从部队复员到林场。林场工作人员都亲切称呼他楷哥。说是林场，哪个个林场——只有山顶有树，山腰、山脚都是荒山荒坡。那时候，工作就是伐木，砍伐山上木材维持林场运转。1998年后，天然林禁伐，林场每人发一把锄头、一把特制砍刀，开始植树造林。

“现在的条件好太多了……植树打窝，都用机器了。想当年，我们天麻麻亮上山，背上干粮，一锄一锄挖树窝子栽树。饿了，啃干粮；渴了，喝凉水，一直干到天黑呀！那时候人不晓得累……”回忆起当年的植树，楷哥一直摇头，“一人一个山头，没人说话。”

寂寞最难熬。楷哥咧着嘴笑着说：“寂寞了，就听鸟叫。鸟儿叫的声音真好听。”说着，楷哥就学了几声布谷鸟的叫声。声音真切、清晰，像一只森林深处的布谷鸟啼鸣。

楷哥虽然是个“山里通”，但在山里受伤的时候也不少。他撩起左裤腿儿，几条长长的疤痕清晰可见：“这条腿差点就莫得了。”那天他冒着细雨和大雾巡山，一脚踩下去被兽夹夹住了，当时疼得人就昏过去了。还有一次，四个人一起巡山，结果误撞了马蜂窝，一窝蜂子追得四个人钻树笼的钻树笼、爬坡的爬坡，最后，个个被蜜蜂蜇得鼻青脸肿。

禁伐以后，树木越发茂密。楷哥说：“林子大了，套鸟的、捕杀野生动物的又多了。”

套鸟的很是理直气壮，说“鸟无主，谁捕谁有”。他们安在地上的套子被破坏，就用尼龙线织成粘网，再用细绳绷成网兜，在鸟多的灌木林里，把织网固定好，追赶鸟儿在树林间飞行，撞入网内被捕。他们还专门捕捉画眉鸟，因为画眉鸟叫得好听。

即将作别大学校园时，有几个可去的地方，我选了远方的株洲。

那年7月，我坐绿皮火车第一次踏上株洲，盘桓于中心广场旁的湘江大桥东桥头，等着下午的分配。中心广场是东、南、北三个城区主街的交会处，正中躺卧一个圆形转盘，三个方向的车潮水般涌来，在转盘前稍稍作踟蹰，又或长或短绕转盘一阵，一头扎入另一方向的车流里。

我去远郊的单位报到后，很快熟悉了株洲。湘水波光粼粼，浩渺壮阔，阳光下呈海水般的深蓝色。不过，湘江上仅有一座桥梁，以前河西人挑果蔬到河东卖，只能靠汽渡或轮渡。江对岸十分萧索，除了一条孤零零连接大桥的天台路与零星几座楼宇，其余都是起伏